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

新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綱目

前集

人倫

以君 后妃
名臣 忠臣

五卷

父子 夫婦
節婦 野婦

三卷

人事

廉退 貴顯
勤儉 貪息

雜錄
雜記

實錄
雜記

三卷

分定 嚴謹

四卷

欺誑 生育

治道

政迹 治盜
斷獄 詳刑

五卷

藝術

星命 易卜
拆字 脉醫

六卷

相術 畫工
陰陽 妖幻

七卷

警戒

天譴 神譴
警世 誘化

戒殺

八卷

呪咀

報應

善報 惡報
恩報 冥報

惡報

十卷

果報

十一卷

○ 後集

神仙

仙真 仙異
遇仙 得仙

二卷

道教

齋醮 表章
祭煉 詞疏

一卷

道法 道術
道經 道錄

三卷

佛教

佛像 佛化
聖僧 佛護

四卷

水陸 佛法
佛經 證悟

五卷

文華

詩 賦 記 詞
銘 文

六卷

神明

神靈 神恠 為神
神異 神現 神醫

七卷

怪異

人異 又恠 佛異
佛怪 物怪 鬼怪

八卷

精怪

水族 狐狸 猿猴
羊虎 蛟鱗 蛇虫
猫犬 猪鼠
飛禽 樹木

九卷

靈異

水族 牛馬 飛禽
走獸 猪狗 蛇虫

十卷

物異

山石
瑞竹

器具
瑞木

十卷

夢兆

仙夢
神夢

吉夢
凶夢

十卷

碧山精舍鼎新編刊

新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綱目

湖海新聞夷畝續志卷之一

前集

人倫門

君后

大元昌運

國朝肇造區宇奄有四方

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辨土以神武而膺

帝圖

太宗皇帝列聖相承以成大業甲午歲殄滅殘金平定汴

蔡撫安中原至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登極之時五十餘年於茲矣

世祖皇帝渡江之後善無將深入乃聞國中重以養軍之權
黎庶驚駭躬騎馳歸示盟推戴以

世祖皇帝乃

太祖皇帝嫡孫之中

先皇母弟之列以賢為長止于一人雖在征伐之關每備
仁愛之念博施濟眾實可為天下主庚申年四月即

帝位五月建年號為中統元年建元秉嗣示人君萬世之

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繼文易

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西立都自以總宏綱外設

總司以平庶政 燕京修營置室加號上都五年改為

至元元年八年建

國號曰大元蓋易經乾元之義以明資始之功宋書

人父留不遺命中書左丞相率兵南伐十三年平定國南北混一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合德乾坤爲氏父神武一奮疆宇泰恢天地覆載之間悉歸其化日月照臨之所皆被容光皆一念之仁有以基之也

天戈指南命帥遣將戒以不殺常時江水不可渡至江之日江水鏡平豈非天哉江南州郡望風歸附上天心下慰民望

聖旨節該九有重刑至死者如府州審問獄成便行斷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案牘繁冗須臾決判差一差誤人命悔將何及朕實哀矜憐今後九有死刑審無疑呈首聞

奏待報斷決雖堯仁如天亦不過是其宗儒也立國

監置大學免一切差發天下之士心歸焉其恤民也置
按察司選擇官吏勸課農桑問民疾苦天時旱災腹裏
則減免包銀絲線江南則減免夏稅秋糧天下之民心
歸焉其恤軍也遠征陣亡子弟凍餒以爵家口贍以月
糧天下之軍心歸焉以至商稅二十分取一深得古人
什一之制孝子節婦之旌賞遊手好閑之懲勸人心歸
之天命歸之洪惟

大元肇興間世英武帝捲八荒囊括四海東至日出之暘
谷西至日昧之虞淵寸地及天皆入版圖自開闢以來
未有之也偉歎盛哉

龍章五色

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始生之夜祥光燦爛洞燭一室

時游京口竹林寺卧於講堂上有五色龍章寺僧見而驚
異之帝所居止常見有一小龍如附翼狀後伐荻新洲有
大蛇長數丈帝射傷之明日復至俄聞柝臼聲帝往視之
見數童子皆衣青衣擣藥捧奉中帝詢之童子曰我王化
為蛇而出為劉寄奴所射故為今藥傳之帝曰王果能神
何不殺之童子曰寄奴王者不死天之所命豈可殺也帝
叱之皆逸盡收其藥而返以傳金瘡無不愈者今本草稱
劉寄奴蓋以武帝而得名也

天女生子

後魏聖武帝拓跋氏名詰分嘗獵山澤間見美婦人乘輜
軒自天而下既至出曰我天女也受命而來與君相偶旦
日謂帝曰此與君合今已有娠約以期年再會于此言終

而別明年帝如期而往天女果至以所生男子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言訖辭去帝各其子曰力微即神元帝也是為魏之始祖時人為之語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亦異矣哉

神光蒲室

後唐天成二年明宗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是歲丁亥宋藝祖皇帝趙氏生於洛陽夾馬營是時神光蒲室照耀人影異香馥郁經月不散人因號其營為香孩兒營長事周世宗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見案上石玦因取以占已之名位自小校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乃曰過是則必為天子一擲而得聖玦後世宗一日於文書中得木簡長

二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點檢使世宗
遂命太祖代之及世宗上仙恭帝嗣位契丹比漢連兵犯
邊恭帝命太祖領諸將禦之有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
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謂太祖親吏曰此天命也是夕次
陳橋驛軍士議曰主上幼我輩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
先立點檢為天子黎明諸將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立
太尉為天子以黃袍加身太祖拒之不從遂受恭帝禪即
皇帝位國號曰宋初武當山真武靈應真君降筆曰吾委
事于天適見上帝批判天下並合歸大宋為一統處士陳
搏學祭天人有先知之明五代之際聞一朝革命則為之
輦慶數日嘗有詩云愁聞劔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
一日騎驢遊華陰市聞趙太祖登極拊掌笑曰天下自此

定矣。○博字圖南莫知所出。初有漁人舉網得物甚巨，裹以紫衣如肉毬狀，携以還家。既食，熟新將煮而食之，暨水將熟，俄雷電繞室，大震。漁人惶駭，取出擲地，衣裂兒生。乃陳搏也。冒漁人姓陳氏，希夷之生，亦可謂異也已。併附錄之以補野史之筆。

太平天子

宋太宗未登極時，嘗與趙普同坐而已。虜其下陳希夷至，執普手起曰：爾紫微垣小星，豈可感帝座邪？先是藝祖嘗召希夷赴闕，一日使往相晉王即太宗先，希夷及門不見。晉王而返，太祖曰：汝見晉王乎？希夷對曰：未也。上曰：何為？遽返對曰：臣至晉王之門，見王之嬖殺皆疾，王將相也以是知王他日必為太平天子，文何以見王而後始返耶？

來和天尊

有揚礪者未仕時夢至一官府一人衣冠狀貌甚古語
曰汝能從吾遊乎礪唯唯遂引礪至一宮殿深遠嚴密一
王者秉珪南面最上坐礪乃拜次見案上簿籍填委列世
人姓名于上竊視之見己名冠其首因請其所以主案者
指王示礪曰此來和天尊也異日當爲汝主冥善事之礪
再拜而出後登進士第爲襄王府記室礪歸語其子曰吾
觀襄王儀表宜向所夢來和天尊也至道初太宗立襄王
爲皇太子繼登大寶卽宋真宗云

神仙應世

宋仁宗世傳爲赤脚大仙當時文武大臣皆天上仙伯星
宮又命輔之明良際會而履休運至和嘉祐號稱盛治宋

三百年言太平天子享國久而及深者舍仁祖無以加焉
然英廟神考哲宗此三君者楊文正公大年以爲皆武夷
仙人應世與仁宗之事同一證應良不誣也當神考之未
生也武夷山道士呂懷玉有道術神遊八極之表嘗閉日
靜坐謂一世之人咸不足我觀惟醉酒則步入同亭會真
祠瞑目指冲妙李惠真人曰應在戊子見者大笑以爲病
心而狂後神考果生於戊子而懷玉亦尸解去當懷玉之
蛻骨而仙也是日有蜀帥美解歸與相遇道中佩玉玎璫
長揖旣道間問言有青城之遊及帥歸過武夷言人之則云
死已久矣集衆發視祇空棺焉由是觀之文正之言良不
誣也

錢王現夢

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母景后在娠時，徽宗夜夢吳越王錢俶來謁，覺而異之。時大觀二年也。高宗生于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康王。靖康之變，康王賞質金入軍中，金國太子與康王同出射，連發三矢皆中，破其苦累，繫於其上。金太子驚以爲神，默計之曰：宋太子生長深宮，狃於富貴，鞍馬非其所長。今善射如此，意南朝德選宗室中之長於武藝者，冒名爲質，必非真也。留之無益，不如遣還。換真太子來質，乃善。高宗由是得逸，遂易服，間道奔竄，足力疲困，乃假寐於崔府君廟堦砌間。夢神人報曰：金人追兵至，必速去之。康王榜徨四顧，神曰：已備馬門首，何候矣。大王急行，毋爲所及也。康王驚覺，則馬已在其側矣。王勇躍上馬，疾馳而南，一日行七百里，渡河而馬不前，下視之，則

泥馬也始悟爲神物之助旣渡河至一村莊饑渴甚謁飯於一老嫗嫗延入莊內坐復出庄前則有數騎追至問有一官人狀貌若是曾從此過否嫗思其言狀貌類謁飯者乃荅之已過數日矣追騎以鞭敲鞍曰可惜可惜遂反而不追嫗歸語曰吾觀官人非客旅也得非官中人乎適有追騎來問吾已給之而還矣康王曰吾奔逃而南飢渴至此旣承見問敢不實對願密之嫗曰大王請安心少頃辦飯進因出銀數百兩以獻曰吾兒季若水也已死於虜矣國家大事願大王勉之康王由此奔相州指榜召兵勤王因登郡圃飛仙亭觀其躡蹻持弓矢而祝曰若中此牌則必聞京師音耗果二發三下左右動色相黃又語幕府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袍

也頃時京師閣門祗候秦仔孫麟詔來命為大元帥速領
兵入衛時王發兵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衆失色王禱
天地河神行至子河渡而河水凍已合遂渡河時徽宗欽
宗已北狩矣有使臣曹卽自河北竄歸進徽宗御札曰便
可即真來救父母又奉元祐皇后手詔迎康王其略曰漢
家之厄下出宣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
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康王拜受遂即位于南京

金龍之瑞

宋度宗乃理考皇兄榮王之子也方其母之娠度宗也有
飛語遂密使女醫治藥毒之而榮王不知也煮藥者見有
金龍于上知將生貴人也懼不敢煮因傾瀉其器以故得
不進遂產子而啓慶宗歷二封為忠王後建青宮而登大位

先是秦檜定都錢塘望氣者言抱劍營有兩朝天子氣故
秦檜之賜第在焉蓋欲以當王氣也檜之死光堯命取其
第後壽皇生于是度宗亦生于是卒應望氣者之言異哉
抱劍營者舊余王府即其地也度宗登極榮王進封福王

宋謝后賢德

宋理宗朝謝郡王府春遊泛湖薄晚從湧金門歸郡王奕
昌前行適太學一士人乘醉衝節街司呵之郡王以其士
也戒從者勿校士怒亦少息未幾謝之諸子來士訕罵語
益峻至以乳臭詆之謝年少氣銳左右忿復不可制加無
禮焉且紐拽以歸凌辱尤有不堪者學之士友相率至謝
府挾門奪之去詔朝二學伏闕上書后為毀服脫簪珥侍
罪奏以元臣舊自儒科臣妾教訓不嚴致兒姪凌辱士類

乞押臣妾歸田里謝其等各與追勸理宗大喜親下殿執其手以登云朕自有以處此旋以中殿奏諭諸生歸齋并
以事付臨安府區畫時趙節齋尹京逮繫謝府街司及太
學齋僕責之二云旣足街司豈不知爲太學上舍旣爲齋僕
豈不知爲少保相公不能小心激成此聞各行杖責會謝
府學官及三學之前照爲泛湖之集以講解之而修謝府
門郡王戒以勿易姑葺其舊以識吾過此事由太后處置
得宜不動聲色而弭莫大之爭非惟可以全國体且可以
保外家然理宗亦可謂有人君之度也歟

宋謝后家訓

謝府有溫倅者未之官而貧商貨飛語聞上一日太后謂
景靈宮婦次其家廟側之便至兒姪眷聚列班起居命郡

王坐賜茶立溫卒于庭詰責其過至謂汝只道我長在此坐長惡不悛一家富貴由汝而壞我亦并為汝累矣倅戰栗為流汗及趾郡王引咎自責以訓道未嚴良久乃得解其御外家訓嚴如此

忠

忠顯自經

忠顯公劉幹字仲偃建州人嘗守真定金國之入其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金人慕其名未幾為金使得欲用之幹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婦召其親信謂曰金人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即咬指血扯衣襟書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以順為正著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有罪也

付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經燕人雖
嘆曰劉相公忠臣也

忠愍罵賊

宋靖康金人渡河將抵京都宋以吏部侍郎李若水奉使
議和金帥粘罕不從若水罵之粘罕擊之若水氣絕仆地
良久乃甦粘罕遣兵士監視之仍饋飲食若水憤氣不食
粘罕怒囚于囹圄其母張氏聞之曰吾子死於難矣粘罕
猶不忍殺之諭之至再若水數其失信五事罵聲愈厲粘
罕即國兵下敲殺之若水至死罵聲不絕口金人相謂曰
南朝之士死義者惟李侍郎一人矣若水死年三十五謚
忠愍

寧死不降

李庭芝守維揚宋咸淳癸酉大元兵破江南諸郡獨陽不
下時軍心離散公雖欲固守而不可得遂與江都統收親
兵萬餘保泰州揚州陷泰州以潰大元軍遣千戶一人謂
李曰如何不投降後即還兩淮地面江曰彼給恩相也無
非一死何不為朝廷一戰而死言訖自刎李後亦遇害千
戶取其首懸於開明橋近有自揚來者傳客將莊某云至
元丁丑年省官在設厅茶飯伶人戲侮此事即嘔血而死

出戰遭虜

李震汴人宋靖康年間為一小校金人逼城震領所部三
百人出戰殺七百餘騎援兵不至遂為所擒金人問為南
朝皇帝在何處震曰我官家要你問做什麼金人乃縋吊
於街市凌遲之震罵不絕口剝皮將盡但未剖腹尚有餘

氣充天罵仰首向天而死

舉家自焚

尹毅字畊叟號務實長沙人早年以詞賦教授諸生歲登其門七八十人後登第仕荆湖間改官宰岳陽仍授徒德祐乙亥除衡州守邊吏及門潭已被兵李青齋帶招入都景德祐丙子正月朔城降公積平生付身于庭具衣冠望闕再拜謂其弟岳秀曰吾弟可急去不可使尹氏無後吾愛國厚恩義當死岳秀曰兄既死弟將安往願俱死舉家四十餘口老幼環坐婢僕席地鎖門縱火自焚而死

死爲趙鬼

至元丁丑太和士人王士敏與針匠劉世超等聚兵入邑後敗劉自經而死醫齋血書于石云生爲趙民死爲趙鬼

赤心報國一死足矣王士敏入獄書一絕于裾云此行無
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皆爲腥血染好收吾骨
首陽山竟死獄中

忠臣烈女

宋德祐甲戌蜀昌州趙如發倅池州乙亥大元兵至與妻
子訣其妻曰爾能盡忠吾獨不能爲忠臣之婦乎寧相從
地下趙公喜具冠裳大書十六字於倅斤春臺上曰君不
可負臣不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雙遂俱縊而死府學有
二人拊其尸哭之曰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何以洗此
汗清溪一泓水二士亦赴水而死明日兵入城伯顏丞相
見而嘉之命歸附官以衾棺殮之仍就佛寺建緣以助其
福君子曰忠臣烈女何代無之然少見於一家之內補

咸常專美之矣賢哉丞相能成人之美此秉彝好懿之天誰獨無是也

負御容死

宋靖康元年壬寅爲宣撫司統制守大原大原守禦禦功爲多及至城陷禦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插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禦降禦歎曰城陷士無鬪志又且門阻天亡禦也禦起誓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輾運韓總以下死者二千一人圍城九二日六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之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後粘罕得其屍令張孝純驗之既實向屍大罵率諸酋執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不拜金臣

宋張孝純守太原金人侵城孝純被執至金帥粘罕前遂
令下拜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
是金國大臣其是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
之禮事至於此惟有一已耳何相窘拜耶竟不屈粘罕不
能強囚歸雲中

石上釘櫬

宋靖康亂大金丞相粘罕圍太原有保正石垼起家於西
山保聚村民金兵攻之往往爲垼賊由是粘罕遣大軍破
而擒之時垼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垼命釘之於車刺
刃於股將欲支解之垼終不屈粘罕中其之徐謂垼曰爾若
降我當命爾爲官垼罵曰耶魯漢人能死不降爺姓石石
上釘櫬更不移改遂被其害

奉使守節

宋太后韋氏崩遣賀允中使金國報哀奉皇后留遺物使
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常例賜花金國有背盟意用宋
叛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人之來致太后遺物國有大
喪樂何忍聞况戴花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
暴事固有怪吾年七十餘矣當守節而死彥舟解曰兩國
通好叅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待測而已

奉使辭樂

宋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爲
報謝使虜錫燕汴京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
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
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

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徹樂仲遠方率其屬
拜受此典載者連呼曰元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言甚厉仲
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開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報禮
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間其主仲遠留
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二遣行人意則同凶禮
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未只願身
糜鼎鑊中已辦滯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日竟
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
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使臣死虜亦常分也
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鏗今乏毛遂也遂除權待罪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一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二

人倫門

父子

孝行附

母子重見

信州富室趙氏居家養母娶妻一年母偶往候親戚夜有劫賊殺趙劫其財擄其妻官捕寇不獲其母寡居二十一年鄉稱曰趙安人宋咸淳申戊建昌軍築戍鄉赴省暮至其鄉一老人曰前逢店遠此有趙安人家可寄宿茂鄉過其家叩闥入爲一宿之托安人見其面貌類亡兒納之須臾令老僕請入內廳待之以酒饌意甚勤渠但只垂淚不止茂

卿意疑爲鬼然不敢言食畢出宿天明安人又具早食相延苦留數日曉別安人以芝楮二十束爲贈祝之曰回途千萬再過諸僕亦皆有餽贈葉喜出望外至古杭中省殿對第四甲進士出身授撫州樂安主簿歸遂買匹段等物於回途再訪送與安人甚喜留數日相與如一家因閑步後園見供養畫真一軸問曰此爲何人安人曰此吾兒也年十九爲寇所殺媳婦爲寇所擄今不知在亡不覺淚如雨葉又問媳婦何姓曰姓魏某年某月日生身軀之長短面貌之何以歷歷言之且言媳婦孕五月而失葉聞之付于心驚曰吾母即是已遂泣別而歸葉回建昌歸拜其父葉仲二開宴款客月餘葉以趙安人之事告其母魏氏母掩其口曰汝休說若爲此人知必見殺其似此必多殺人矣

後葉薄忝州首以斯事重覆於太守守差都監葉仲二
筵席葉至押赴司理院勘問是實斬首于市并爲申朝改
正姓趙以其母同歸信州趙安人家二十年間姑婦存亡
之別再得團聚以至祖母與孫相慶天也

子取父歸

番陽張吉甫介方娘時父客蜀中及誕數歲尚未還張爲
兒時憤然有感常言候年長往蜀尋父歸也與彭尚書同
學嘗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
憐之既長往蜀尋見其父父無歸意乃還省親復往蜀中
往返者三哀告至再父不禁其言而歸鄉人嗟其孝或爲
感泣郭功甫有詩畧云公昔爲家子方孕予得其父今壯
年胡弗歸方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

孝子執鞭方三還

子尋母歸

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及長不知母之所在求之不得乃弃官發心刺血寫經以散於人誓尋見母至是得之於蜀中歡迎以歸時壽昌已年五十歲矣蘇東坡以詩賀之畧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羨白日昇青天嗟君五十着綵服時錢子飛知求吳軍奏乞加旌孝朝廷憐之加官

死孝死義

平陰令劉潛事母至孝母卒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嗜

乘於一門事聞于官保明申朝已旌表門閭矣

赴水救母

蘇軍知婺州日其母魏國夫人方乘舟而來任所公在迎
迓偶泝湘江水暴迅舟橫欲覆公哀號不懼水漲赴水救
之未及舟忽自正及夫人甫出抵岸舟乃覆信知孝誠所
感神物護持方能不出

身代母死

何從世居溫之北鄉清源宋建炎間大盜群起遇人必劫
清源皆逃於蒙山未幾盜至衆多被害間有不殺則執而
掠問珍寶所藏之處從世母亦爲所執從世哀痛不忍母
死於盜之手乃往盜所長揖曰鄉人所藏珍寶惟我可守
母實不知願以身代母共汝尋之盜乃釋其母而執從世

引道數處皆無所得始知其給已因覈箭射之俱不中
賊問其故且言恐母死於非命故設是計以代母死賊
其孝遂釋之

割股行孝

葉二宏溪村民以補漏為業孝於母母疾割股以療偶血
汗衣襟弟婦曰伯衣有血其弟知之謂是瘡破疾未愈
又鑿腦取髓遂置去及醒見頭上有些髓取和粥以進母
疾隨愈踰年出外訪親一夕寤母告以折足驚覺次早二
步一拜歸家見母果登母失足醫治勿藥後母卒刻木為
像真之儼頭隨萬供養

取腦行孝

王羽宋乾道二年病革夜半啓牀焚香叩天祈母病愈以

利刀取腦，請羹進食，繼有神人以火炬燭之，母病隨起。至
年，至九十，官爲保申，旌表門閭。

剔肝行孝

新喻縣長宣里人羅裳，事母至孝。一日，母感危，疾藥石不
效。於是焚香告天，剔肝和粥以進。橫刀背間，刺之深寸許，
凝臍流血，刃悉推卷，取香炊，以傅血，立止。復誓曰：有知母
疾不已，當易是刃往視其母，則其疾良間。累夕，即如平時。

雷擊不孝

溫之吳公口有二惡少，謀欲生事，尚各有母，欲假手於同
謀者，互殺其母，而後舉事。其主謀者陳五四者，正在練店
內，身軀尚未得食，立於竈後，有牧童王正忽見有文身之
人，持錦皮簿書入門，恍惚間先携小童出門，外霹靂一聲。

五四頭巾穿破上頂上一竅穿透業壁而死

事姑不孝

邢州李生母年老目盲李生事之至孝每出外慮其妻金氏侍奉有闕必再三祝付之而後往金氏不聽夫語不盡禮母甚埋冤金氏憤之恰值燒餅欲進母傍有小兒阿董金氏乃以麵裹糞爲餅餽以進母食既半覺臭穢不可食遂留以待兒歸李生歸見其以穢物食母持杖擊之金氏奔走尋避不見忽有人報云昨日奔入閔王廟中李生入廟見一狗伏於案下睜目不敢親近遂呼金氏父母來看此狗流涕自稱曰我不合以穢物奉姑不孝忽入廟中化爲狗矣數日而卒。昔有婦人阿李有子出外經商累年不歸止有兒婦七嫂在家婦每飯則兩炊姑飯以麥婦自

白飯李稍與婦忤必受辱罵至於麥飯亦不進食李力
而不敢言一曰婦往鄰家留姑守舍有僧持鉢至門乞飯
李曰我自不能飽安有捨施僧指厨中白飯李曰此我兒
婦七嫂自喫底我不敢以施人恐婦必辱罵我我但有早
食麥飯尚有一合留俵午餉即用即取去僧未荅問七嫂
外歸見僧乞飯大怒曰汝要我白飯可脫袈裟換僧即脫
下婦繞掖之僧忽不見袈裟着身變為牛皮牢不可脫曾
問先生牛毛一片漸變身體頭面亟報其父母至則全身
化為牛矣

勃逆不孝

蜀洋州村落間有姓汪者嘗勃逆其父母人諷之官罪之
皆不悛一日病甚近有威烈廟神夢之云汝可來吾祠下

燒香許祭即愈勃逆之人扶攜而去方跪拜間神坐下忽
有一大蛇出紅冠黑質長一丈餘絞其身仍以頭對其面
而舐之其人遂拜告于神誓死不敢無狀蛇方逡巡脫去
自後痛改爲孝子不孝爲神所譴其冥間可畏也

養禽不孝

松陽縣有少年子龍養金鳳且善聞可直宋官會數百券
忽出外數日缺食而死妻疑夫歸必責罵之無以脫罪阿
姑曰我自當之彼將何辭豈知此子兇狠歸不見禽欲撻
其妻母曰是我之罪非妻之過爾其寬之子怒極曰老狗
急洗浴去償此命母不以爲然子怒愈急不獲已揭湯浴
洗俄黑雲四合震雷一聲挾其子過前山壁開楓樹窠其
中此地極暗人不可見惟母見之經涉七日其子方死懸

尸於樹木之抄

夫婦

貞烈賢婦用

陸氏再嫁

鄭朝議從子娶陸氏鄭嘗謂陸氏曰我若不幸死汝母得再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果感疾自度必死臨終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悅首悲泣鄭死陸携嫁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致試他郡陸氏昏暮獨坐恍見一伴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札也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權博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棄我之田疇孳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於上

蒼行理對於處府陸悅駭汗未幾果卒。

去妻後回

向豐之宋后之裔也才調極高其妻則甚有人情其似吳江冷世路真如蜀道難之句誠齊揚少監奇之一日婦翁惡其窮奪其妻以嫁別人豐之聽其去作一卜筮子小詞在其篋中後和云三歲學生兒四歲嬌疑女說情人也自愁你自思量取聞之令人鼻酸後其妻見其詞毅然而歸與之偕老亦可謂義婦歟。

薄妻削錄

史堂微時已娶及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不得富貴家娶為妻之悔遂薄其妻不與同寢其妻齋齋不得志因緣已九數載史不一顧妻益飲恨臨終隔壁呼史謂曰我今死

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堂終不顧及死心不自安乃謀
謀爲厭勝以土器蓋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縛其屍而
夕此女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厭勝街
尔故壽祿則盡踰年史果黜官歸家飲氣而死

貞約求娶

開封府大桶村張氏家富有孫助教者爲其行錢張
少年一日至孫助教家妻女出侍張見其女有邑謂
母曰某欲娶之爲妻解一玉帕環與其女曰以此爲
去鄰人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張一時止是爲
娶他族忽一日此女氣噎而死孫召梓匠具棺以殮
謂小口喪不可停某有園在五里頭可以殮葬孫加
梓匠心利玉環可直數萬遂往發棺見女復活謂梓
匠曰

其所
埋一

作曰

我何在此忤作曾之曰父母以汝不肯適人使我生理於此今不可歸不如從我女無所言遂往從之忤作雖妻婦人常有住張家會問之意忽朝廷劉太后上仙郡括忤作扶護殯葬一日婦人賃馬往張氏之家張以毆鬼遂用杖鞭撻至死忤作之母謂打死其婦告之官張氏下獄事既明白獄具棄市

棄妻折福

宋丙午科舉福建有赴省士人李某道經衢州澄後其篋負篋亦甚路傍店主姓龔夢其家土地與言明日有秀才獨行赴省姓李者是黃甲人宜善待之店主同候里如夢中所言者來遂待以酒食給以果囊隨以僕從俾如京師士人曰主人何愛厚如此店主曰本店土地最靈靈我云

官人明年登黃甲所以相待也其士人大喜而夜半復其心
心思我何去作官但妻不稱作孺人此時當更娶矣天者
兩日土地復獻夢於主人云此士人用心不善便以私棄妻
今無功名矣士人到自回尚觀店主待之如前乃一茶不
與且不納之術士人苦問其見薄之因店主云吾家土地
已知君有棄妻之意不復有功名矣士人惆悵而歸果不
中榜可知一念纔起鬼神即知人亦可以自警矣

顏亭得夫

揚六建之松溪人家富嘉定戊辰首得一女既長擇婿女
於未嫁數年前一夕夢與一官人聯坐樓上未幾有一
女子登樓對坐官人意外折桂花兩枝簪一婦人必曰揚氏
怒即下樓但見廳堂之間幕帟粲然當中一大牌曰一奇

字驚善而寤晨興告之父子喜為吉夢他日必招佳婿至
嘉熙戊戌楊氏年二十一時有趙時奇登第方二十一得
闕而歸偶松溪有馭蓋頭王十二客與楊宅言趙時
事楊家一見早帖上有奇字暗與夢合慨然許諾女
姻館于小樓之室皆以為夢應趙之官累任與俱乃
渚淳祐癸卯楊氏疾革扶蒲回王商議棄宅姻始媿
兩女同坐一女先夫者楊氏一女繼之者葉氏終以
前定之數歟

婿至

二得

奇姻

即畢

官鄂

樓上

豈非

湖海新聞史堅續志卷之三



人事門

廉退

廉退可嘉

宋孝宗朝朱文公每召命乞世無缺廟一次果克家奏本交
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身召不起執政俱稱之上曰生
今下以疾辭然安否無道廉退可嘉特與致令只官王益
州崇道觀

琴鶴自隨

趙清獻公以清節服一世平生琴鶴自隨

琴鶴自隨

一所向與之俱若院師成都蜀風素後公單車就道以琴
鶴龜自隨蜀人嘗其政的言籍甚公嘗曰吾昼之所勿當
必焚香九拜告之于天不敢嘗者不敢為也元豐間思任
事守越再移蜀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京公所
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鶴前以及馬入蜀所堆將
琴鶴廉者固如夏李公城自謂以其詩有言馬尋旧路知
歸去龜放長淮不母來自見其樂也

餽五不受五

趙德老為四川總領是純知興元兼成都德老自守法廉
四路之苞直鐵毫不納德老知德老喜畫山窮
求一硯副以下帶擇一軍吏之賤者將一物為獻將吏疾
德老視事日庭來對眾談事非以硯帶下德老知其意必

書說因起取帶繫之俾左右具贈徐解實案上接令小吏
入取所自用筆墨來就現上試之作一詩字徐令以硯帶
還軍吏更下拜不休謂秦時少保首軍令狀以為非是賄
賂可以為獻若總領不受軍人難以進責祈懇之切至於
泣下德老呼而前曰但歸覆少保我以為將帶數子將研寫
字了去與眾人見之入之愛物不過如此少頃來請回書
軍吏無以為說竟領而歸

辭金不受金

查州劉府君初為福江尉民有爭由十年不決者郡
公公得其議立為判決曲直人稱為神不知公非神也
公心廉及去官自書俸公於建州拜神告曰有好香
柳為長者善發而視之乃黃金也公笑謝曰君事本古
非

私也其敢以公事受君之私乎堅卻不受其人感泣拜謝而去時人甚傳之

得金數銀

某年丙午制置余推恩帶領鄉人俞路分與入蜀之胡
除知成德府路安撫使在嘉定府鎮守十餘年未嘗一
於民民皆感之甲寅秋大閱指揮撥發官同諸軍修平
馬務要平正不許有一毫私相觸諸軍日久用工必
方畢撥發官遂請安撫點着俞到教場中下馬步行以
之公忽有一石觸靴底幾至遺跌怒甚令隨行取石以
四寸如銅塊呼銀匠鑄之則紫也金也將秤等之重
四兩令銀匠作二公負錢袋空拜曰衆軍修平教
不得見獨與見之非天賜乎必衆敢私有敢以一分

慶觀一分施九頂寺一分福聚軍惟神明鑒之嗚呼此
安分足之人也

武夫超悟

孟珙字璞玉號無菴隨州人任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帥
創南陽書院以處襄漢游寓之士竹林書院以處四川游
寓之士每日見客雖數十百人一一接談凡有投獻並入
袖中客退以所受投獻文書令館客逐一朗讀而諦聽之
可行者付出不可行者驢之行囊嘗自作無菴贊云老拙
愛游戲忙裏放疑耽正高恁麼時無處見無菴混沌菴之
基大朴菴之梁太始庵之柱太極菴之材兩儀菴之戶三
才菴之房四象菴之壁八卦庵之窗白雲庵之頂清風菴
之墻誰人運斤斧大匠曰善黃明月為伴侶萬古共如常

欲知吾富貴秋水接天長水盡不到處一片玉靈光臨終
又頌云有生必有滅無庵無可說踴倒玉皇命夜半紅日
出君子曰無庵之詩超悟如此是豈尋常武夫所能信乎
善處富貴之際矣

歐范蠡圖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乞立儲貳直
宗嘉其敢言明日臨朝補其疏以示執政歎獎文之召爲
右正言後公參知政事出知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
往獻老人星圖爲壽獨共妹獻范蠡五湖圖曰贊曰賢哉
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
遂以司徒致仕

精靈應世

宋皇兄趙八大王判官，每日餐嚼如虎飽而午睡，夢在後池蓮葉上乘涼被院子打覺，即喚院子來問，應云：偶在荷池內釣魚，被一大青蝦蟆在蓮葉上用口吸釣絲，未免用釣竿擊之。趙方悞身是此物。又吉之老宿嘗言：太守王佐任內，一夕譙樓第五更鼓聲不鳴，喚到鼓角子供云：是夜五更見大蜈蚣出於鼓上，委不敢近前。此時王守正夢睡於此，鼓方知身是蜈蚣精。又王謙太守每夏月澡浴，必要大桶閉堂，不令人見。一日其寵竊窺之，見一大白龜翻身躍水中，遂走出，久方有老院子出，與人言：真人也。星即精也。

中興名將

韓斬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祀一府伺候賀朔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躡其鼻思勳勳然驚駭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詰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來必至榮達母然其言乃邀韓至家具酒食一夜盡深相結納賀以金帛約爲夫婦斬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封兩國夫人矣

輪對治恩

宋淳熙年間史寺丞輪對讀之半正言先帝高宗其事故淚下玉音問故對曰思感先帝舊嘗宗不覺亦淚下去飛至讀畢淚下不已退朝免冠及蟻蚣虫在頂鬻之頂日腐矣蓋其淚下實爲頂痛孝宗以爲忠明日御批除

何郎頂齋數月方愈

風子丞相

大全鎮江府金壇人少出爲某寺行者不律長老撻以
刀篋歸咎伽藍竟黥其面神托夢主僧哀祈滌洗僧呼其
刑責令帶式神復來謝以故主僧加敬待以客禮久之還
心處潘宅館聯捧御書旣第愈驕傲人以丁風子目之後
工拜相寶祐年間事也童觀矩堂與丁氣味不合重入相
在臺劾之差數十人各持木棍夜半扣府門才出違入
轎急搯到大理寺前放轎欲以此恐之須臾仍出北關
外搬轎于地發喊而散矩堂徐步入接待寺於是去國
卽此舉措非風而何續事入相全臺論列三學叩闕舉民
誦有恨無漢劍斬丁公之語於是罷相南行嘗語人曰自

能談命我不入臺則已入臺則過府過府即正拜中間須
南行一遭而後再秉鈞軸始料固得終為捉月之歸其能
預知乎

接例民謠

丞相史嵩之當國正懷持祿顧位之心而適憂去欲以起
復要君遲遲吾行止有所待耳昨馬光祖為淮總許堪為
許浦都統時方多事兵財重寄不欲驟更數易遂有起復
之命往往史欲接例而三學扣闈有民謠十字詩曰光祖
為總領許堪為統制丞相要起復接例縷縷萬言莫不切
至玉音有曰朕決不用史嵩之矣

見龍言富貴

宋享熙開鄭損帥蜀尋常四川錢糧未辦借資於富家候

朝廷科至即舉選鄭制置與富人王琪借錢糧就請赴筵
飯二公坐于法使廳見天井水內有二小龍戲躍片時有
雲自天而下之乘之而去二公只相顧默默因詢問左右皆
無見者自是富貴之人與尋常異也

威振金虜

趙端明南仲嘉定年間爲淮閩威望表聳金人相戒不敢
犯邊皆以趙爺爺呼之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
觀地人皆望而畏之不敢仰視一日豁湯伏事底窺見一
巨蛇蟠于榻中皆不敢漏泄一夕三鼓不鳴詰朝申舉當
更軍人自必必死及執覆謂有巨蛇蟠於鼓故不敢近以
故皆爲蛇之精鎮邊數年一塵不驚兩子六直閣七直閣
隨侍在淮北又有六隻角七隻角之呼其威名已遠暢矣

南仲後爲淮東制帥後拜樞密使以曩年在淮不曾持服
身祐辛丑乞追服歸私第後召入相累召不拜深得明哲
身之道後欲上武當山燒香上真降筆曰襄陽趙方欲
武當鄧都小卒不請燒香

周邵魁選

永榜服邵澤廷對日午未得一說有中貴人巡察見澤所
答京墨甚佳擬木之澤與之無吝色中貴曰主上三日前
御苑中方建一亭命名曰定一上謂若人用此立說取爲
元邵得其說揮毫如飛中貴見其文字回奏曰陛下三
日前方建定一亭一士人用以立說上大喜於是搜求此
遂得邵澤欲真首選時已取周垣爲狀元群臣賀曰喜
下今日得周邵於是澤爲榜眼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



人事門



貴賤分定

宋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仁宗召問之對三府言貴賤在命之言貴賤由至尊以此致辨帝默識其一日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書有勞推恩緘秘其嚴先命之携一往內東門司約及有誤命甲携一繼往无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携恩仁宗恠閱乃言是乙不乖道足跌傷甚不能行甲遂先到由是

言人窮通予奪无_レ關天人力不容加也

加官分定

宋京大知輪對年六十餘玉音問其出仕履歷冷其老特旨免_レ朝明日特除尚書其官當謝恩適病破腹頃刻如廁數四遂用油絹作一袋繫_レ于臀後適舞蹈之時油袋墜毀上_レ胡_レ臣怪駭莫知何物孝宗命取觀之臭穢可惡大怒其官_レ滿_レ伏待罪_レ臺官繳劾押出国門

領_レ幸分定

葉_レ志_レ翁_レ字_レ聲_レ伯_レ應_レ鄉_レ幸_レ前_レ兩_レ場_レ冠_レ衆_レ作_レ獨_レ策_レ場_レ不_レ見_レ卷_レ監_レ試_レ于_レ文_レ以_レ其_レ前_レ兩_レ場_レ可_レ采_レ決_レ无_レ不_レ終_レ場_レ之_レ理_レ行_レ下_レ根_レ索_レ及_レ時_レ人_レ吏_レ勘_レ斷_レ必_レ欲_レ得_レ之_レ時_レ吏_レ卒_レ多_レ將_レ試_レ卷_レ拱_レ爨_レ及_レ故_レ投_レ弃_レ根_レ索_レ既_レ嚴_レ逆_レ行_レ尋_レ索_レ果_レ有_レ一_レ卷_レ閣_レ在_レ古_レ井_レ中_レ草_レ穢_レ之_レ上_レ取_レ

自觀之字號正同遂爲孝首豈非功各有分神物護持故所以特科出官終建之松溪王孝

館俸前定

南城劉棠林夢材篤行君子也一夕夢至一所兩石榴樹下獲錢一窖凡千緡自念平生无妄想何以至此未幾輒尋思招之館教子姪歲俸百緡入齋見庭前兩石榴樹死然夢中凡十年登戊戌弟而去

風水前定

下羅居士詠之得地一穴以葬母開壙自卧于中夢一人來言此非君家地乃義城黃孺人受用葬一年生灾遂問云後有東向劉來覓其地羅問其葬誰曰葬母母是何人曰義城黃氏也而以予之後出二神童惠祖壽祖官至

飲啄前定

宋淳祐戊午間三山繆文龍幼享京庠与陳魁峯相厚善
一日辭歸求朱魁峯書爲介紹謁建漕卽齋陳昉繆意謂
當路書又必可規求權苟歸次衢之江山縣乞靈於江
郎廟神賜夢遊一所官舍卽廡邃深有士官數輩魏冠博
帶翱翔其間少頃有一人捧一椀飯進与繆下視之則
與殊飯也食未及半進飯者復奪之夢竟下之於神果神
所賜夢也初未測其意及來富沙投書於節齋卽齋謂繆
曰西津鎮建安書院有朱文公眞西山之祠今請君爲堂
質一月可得官楮五百貫之俸少爲養廉之助繆遂以漕
向來參奉書院一如夢中所見會食堂中飯夫冉繆之母

計真主也一飯未竟即以憂去信知人之飲啄莫非前定
真珠飯者乃朱文公真西山二賢之詞云

飲饌前定

李公回者曾與一客自洛至關客曰吾能先知人飲饌臨
正曰三謁華陰縣令李謂客曰明日到彼得何物喫客撫掌
曰上奇當與公各飲一盃葱椒酒食五般餛飩不得飲喫
李亦未信翌日同見令喜曰二賢衝寒且凍腰兩杯酒來
仍去葱椒良久臺盤至又以大碗盛餛飩至曰此是五般
餛飩二客食盡忽報勅使到舊例合迎令鞭馬而去客出
而僕已結束先行數里二客大笑登途竟不得飲喫異哉
飲食有定分也

生

陳仲舉微時黃申家申婦產有扣門者聞應云
門言表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
之一云生男或女荅曰生男名阿奴當十五歲爲人作屋落
地死仲舉嘿記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問昔兒阿
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仲舉後果大貴

曹攬前定

長春真人嘗往長真觀忽值大兵北還路逢一貴官乃素
相識者禮拜真人曰夫人被擄欲罄家資贖令出家真人
恍然不可其事正議問兵去已遠不可贖矣他日貴官復
來參問且詢不可之意真人曰夫人與昨擄之主人有三
年伯債今旣相逢乃前緣也倘堅欲贖則此緣未絕無有
了期三年後却還來此出家後三年果放還得簪裳出家

誰觀參見真人曰吾前言是否汝從來好善故得進入
門貴宦方信其言拜謝而去

修廟前定

鄭毅夫知荆南府有城隍廟字頽弊諭市民曰廟字頽毀
汝曹須率金修之獨一豪家陳務成曰願獨修不願率金
也因修之換一巨梁背有大竅闕一板于中字在其內宛
然新墨云維大周廣順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十二日建其
旁題曰遇陳則修乃以緹巾襲之獻之府公奇之特命刻
其事於梁之脇

得銀分定

宋嘉熙庚子趙知縣崇道任建寧府推官大參徐清叟欲
易推衙以席其苦趙爲申府得請拆除之日徐參親臨監

視乃於廳前花砌上掘得一大甕得白金式百餘錠定先是
趙推於彼處常見有物如白衣覆地細視亦無所見後為
徐公所得豈非留以待之皆分定也

弃銀復得

梅洋季梢與人駕舟入括至中途泊岸登廁值有人遺下
一青囊有銀子在內遂取入舟以俟尋者未幾見一人倉
皇而至尋取元物不見大呼數聲解條欲縊於廁季急登
岸詢之荅曰某本縣解子也解銀入州今既去失噫有死
耳季詰其他有何物曰無他物止有銀子若干季悉還之
解子感激即欲分與數兩到州折閱不過受杖豈不勝於
一死季堅不領回舡到大金灘聞忽纜斷顛入水中但覺
脚下有物如瓦相戛聲探而取之乃銀也亦如前所拾之

歸家求田問舍遂成大富

失物復還

建炎中宋高宗幸四明嘗執一摺疊扇中有玉孩兒為扇
墜金人至登舟倉卒失手沉扇于江及都杭州十餘年忽
一日循王張俊預內宴手執一扇墜玉孩兒上孰視乃向
年四明所沉者遂問循王得之何所荅曰臣於清河坊鋪
家買至上即遣人往問鋪家所買之由謂於每日提籃者
得之遂轉問提籃者乃謂得之候潮門外陳宅厨娘繼又
問之厨娘荅云破黃花魚重十斤腹中有此一物奏聞上
大悅以為失物復還之兆鋪家提籃者各與進義教厨厨
娘仍告封孺人

財各有主

福州阮教授爲胡侍郎館客累年不歸胡曰君在此日又
俟消吉當以一婢爲侍阮但感謝忽一日婢知主意乘間
奪阮曰此月十五夜侍郎大會賓客汝勿飲酒我房門路
邊亮離君過彼覷咳唾數聲俟有好音及夜阮歸失約里
有張十七者負米去確少甜其下偶咳唾數聲疑阮至
拋下黃白一大袋張爲之驚喜不知所來拾而歸阮聞
此語愕然不知其由此婢厭厭不得志遂致非命阮亦自
殞其身事付忘言自後張生日富娶妻育子其子與阮教
授絕類或有人指之曰此阮秀才也隔溪有李辛四牙者
常以此事譜之張子恃財勢任有司以別事告之辛四牙
坐獄遂至喪命李妻不甘其事往陳王祠呪之一日張氏
子歸自門首見一大蛇口吐火燄當門盤踞一時驚仆及

此人又

妻曰李辛四牙裏呪我我將死公言詭而存白

前生福分

宋太玄
出遇用
中人誌
而此渴
齋佛治
令嗣何
老嫗曰
詩卷及
一本字

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台仙
赴任在途遇生日逗遛旅館午困假寐夢至一庵
喫麻糍齋菜聞鄰居有一嫗哭泣之聲其哀葉因
其門扣之一老嫗曰今日乃兒子忌辰適住墳庵
修心為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
年夭喪嫗言其子所死之時即葉簿所生之日也
吾兒業儒治詩義名廉希曾本縣亞薦葉問尚有
葉名已嫗發篋示之其文葉即葉之請奉及第程文
差姓葉遂拜嫗為前生父母載之赴官信乎今生

之福
前生之福也

大器晚成

李德元
登第不
十八歲
大哉

六十三歲作狀元七年參政史越王浩五十八歲
十年登相位七十日罷七十八歲再相逾年罷八
再相太師召賜第湖上九十二薨大器晚成斯言

俗語試題

宋太宗
湖女鮑
叱旱石
君不見

生每閑坐時以譴破為戲有採俗語作舍試題云
莫矯他平日為人吃菜擊烏龜猶自可度婆似那
起來七般事油坊盤賣酸姜椒茶冬要絞羅夏要紗
湖州張八行賣了良田千萬頃而今却去釣蝦蟆

两片青髮不奈遮破云有色者其累重既知食美而服亦
美好也者其費重當知業窮而身亦窮此破題高手也又
破乞也官人云欲求其利必重其名比旨可觀

傲人做屋

宋丞相崔與之請 劍波理宗朝入相歸蜀建造府第極其
壯麗甲 有豪商姓李亦從而傲之就倩崔府造屋匠人一
依崔府 繩墨尺寸不差造屋一所落成之日崔相親登其
門借觀 李商大喜既歸崔相喚匠人來問曰汝与某人豎
此居好 則好矣但少兩枝梁匠人云此一依相府規模不
知少兩 枝梁在何處崔相曰一枝是没思量一枝是不酌
量蓋 士大夫以資談笑蓋崔出將入相名震華夷而李
商何人 乃僭侈若此宜乎取少兩梁之誡

煩惱自取

韓侂胄用兵既敗鬚髮俱白困憊莫知所為一日上賜侂
賈宴者伶人爲戲一人曰樊遲一人曰樊噲旁又有一人
曰樊州又設一人揖問遲曰誰與汝取名對以夫子所取
則拜少曰是聖門之高第也又揖問噲曰爾誰取名汝對
曰是真祖所命則拜曰真淳家之名將也又揖惱曰誰名
取樊噲自取又因郭倪郭杲致敗因賜宴以生菱進于卓
上命一人移卓忽生菱墮地尽碎其一人曰吾已壞了許
多生菜只因移果卓

俳優戲言

宋端平間真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嘗
亦未有設施而罷杭州優人裝一儒生手持鶴別一

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
鴈也因傾蓋置酒飲酒其人大嚼洪吸靡有遺忽顛仆
于地群數人拽之不動一人乃拊其頰罵曰詎甚中庸
大亨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
使其之戲侮真魏二公京尹悉以優人黥之○史彌遠為
相時士夫多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一
木鑽鑽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
遠却來鑽弥堅可知道鑽不入事達史公聽悉黥之

戲謔致爭

昔有郭忠恕善戲謔嘗與聶崇義者會戲以聶字嘲之曰
近貴全為贖攀龍即是龍雖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聰崇義
亦捷於戲謔乃以忠恕二字解嘲云勿笑有三耳全勝

畜二心又陳亞與蔡襄互相嘲云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近時呂橫謝暉亦以名相嘲云无才終入廣謝暉不日便充軍呂謝因而彙起爭端是知戲謹不可不謹至於爲塵可以爲戒

正史

冒稱帝姬

宋靖康亂柔福帝姬隨二帝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帝姬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兒良是問以宮禁在日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揮髮曰金人驅逼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公主下嫁高世榮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於虜中久

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
子兒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後請
給賜資計十七萬九千緡非顯仁之歸則富貴終身矣

假母欺騙

景德年間有一少年謀爲騙人之策忽在野外見一乞嫗
趨而拜拜曰爾吾母也吾爲爾子尋十餘年方得母喜甚
衣之以華衣嫗恠之然自思爲乞丐一日得此過望二少
年事之極至復買一寵婢供使令之職崔人昇過新塗賃
各館以居所携籠登凡五六擊告之人曰吾兄弟早年失
母連年爲經告佛求之四方人始得之天也於是朝夕竭
力爲甘旨之奉衆皆稱美之新塗富室皮家每歎曰此二
人真孝也二入與皮往來稍密一日告之曰吾欲假君之

所以奉吾母吾將啗于真楊求什一之利以活生皮欣然
從之仍爲假貸三百緡鬻買貨物而去皮見其有母與籠
篋留其家卒以與之三人者以其母托皮丁寧之至約半
年歸及歸財利數倍隨以三百緡本息酬皮皮喜又留半
年復與皮氏及諸有力者借二千緡再去衆見其續於經
商且每日相與之情真如其數借之忽一去年餘不歸並
無音信衆始有疑心遂告之官欲發其籠篋所寄之物官
詰嫗嫗曰吾言者也非其母也解后野外強我使來婢曰
彼買我者也實不知彼爲何人將其籠篋開視之並皆磚
石官無所加罪衆但懊恨而已

假女取財

如慶已未趙制幹雇一厨娘乃男子主千一也蓋幼時父

將男女形

即... 女子与之穿耳纏足捺蓋一如女子習

孝女工飲

食買賂并保脫騙富戶充爲厨娘富家寵妾

不知是男

子与之共寢俱爲所淫事彰責還父母後轉佳

与東門趙

豕趙見其稍有姿色亦屢欲犯之而厨娘累托

不從又一

日同僚會飲座間有云聞近日有一男子裝假

厨娘累次

脫騙富家財物今聞又寢在同幕爲厨娘莫知

而知之飲

罷趙回厅喚出厨娘試一捫摸形不掩解之制

斡斷罪斬

首弃市父母牙保俱配籍焉

依道取財

宋端平年

間有道人談相到吉州值夏胡帥家胡告云

某有弟叔

陽平生作某事不善某事不善如見幸警勸之

道人到叔

陽家拜左右歷二言其平生不善勸以迂過叔

陽大敬信 出其愛女令相道人曰是鬼婆亦宜修善時
叔陽腰以大條道人覓之即与不吝明日復返之云道人
因此謾戲耳踰日又覓叔陽身上道服復与之明日又
以返云道人只是試公之心豈肯於此又數日覓其女所
替皆金器道人萌意欲求之女見其前次累覓累還悉拔
以遺道人遂去不復來矣人皆切笑叔陽信之愈篤叔陽
二子夜題詩于厅壁云知君色慾未能除好把精神契太
初從今發誓休貪慾我保教君入大虛奉崇香火若君誰
莫把經文作戲看兒女捨休歡骨尺明春速入武當山後
書六無昌老書蓋言呂洞賓也叔陽大喜即分付家事遣
妾為尼包巾被衲出郡打魚為繼往武當山候而次比肩前
少之号曰元命真人時道梗未遂行二子偶開牆切于牆

詩之故叔陽大悔遂福 仍以尼掃為妻

詭道劫財

王居安秀才以苦痔疾聞蕭山有善工力不能招致遂命舟至彼於靜臥中使人迎醫二乃至航既見欣然為治藥餌且曰請以五日為期可以除根本初以一藥放下大腸數寸又以一藥洗之徐用藥線結痔信宿痔脫其大如桃後以藥餌潤養數日遂安此工初無雜色但放下大腸了方議報謝之物病者知命懸其年盡許以裝所有為酬方月治瘵又玉山周僅調官京師舊患膀胱氣外腎偏墜有人云只立談間可使之正約以刀分及三縑之報相引入室施一鍼所苦果平周大喜即如數負金帛而去后半月其疾如故使人訪醫者亦不見矣古人之賢或在醫

卜之中今

之醫者急於声利率用詭道以劫流俗殆与穴

坏挾刃之
徒何以異乎
証言恢復

趙范字方

仲帥淮東趙葵字南仲帥淮西嘗殘金將裝之

國中涼者

間當國者謀動于文却未言及之二趙亦私有

意謀全字

才劉子澄為幕官与聞之一日淮西闖寇全詣

廟堂靈

全因曰趙聞以中原可投欲議恢復事太体重

須公胡

出命彼兄弟當盡力而趙實未嘗使之言也廟

堂額之而

已及婦又謂一趙曰廟堂似有恢復之意然誰

遂然出

命欲從二闖建議然後見之施行二趙不知其

雅意何敢不從遂再令入國門計稟用與之事

大槩此自全劉自擬台為之上乃下詔次日繼

第十年軍裝糧食舟師士馬席卷以比涉無人之境其
復東京某日復南京某日復西京皆空城也紅旗露宿
夜至告大廟告社稷宰相率百官表賀降赦三京喜集獵
獵何嘗一戰哉軍至具珠河一流如綫二趙麾軍徒步而
涉至半河忽見山上二紅旗出填之河水暴至北軍奄數
方乘水鼓譟諸軍駭汗奔走滄死踐死走死飢渴死者十
之七八軍裝器械委弃如山一日一夜馳數百里至淮河
二趙僅二得渡泥墜馬北兵長鉤曳之茲双刀躍馬斷其
鈎柄乃免中外震驚北騎充斥朝廷之策割海泗唐鄧四
州以求解京西一帶并失之二趙全劉責降有差其章曰
誤二趙者全子才也誤全者劉子澄也

判官爲嗣

建之浦城李景韓家富而子一日夫妻謁城隍求子夜夢
有黃衣人曰大王為汝余都縣主簿妻因而有娠得一男
年二十登第名夢祥初任余都縣主簿及二十六歲到任
謁余都城隍有一判官倒於壁角左右見狀貌一類主簿
曰本官不必寫容此判官絕是相類呼廟祝問之曰左右
皆以判官類我是耶非耶祝曰主簿果是相肖詢其類
倒幾年答曰已經二十六載主簿心中謂我建生之年相
同遂再塑像立於王側是日主簿卒

禪僧托生

建寧府建陽縣何源庵一禪僧名宗元与周三解者厚善
後一日元公辭周曰吾以旬日入寂敢以身後事爲公累

辭去數日周忽夢元公遇其家謂曰吾宿緣未斷擬借宅居住如何周諾其請語罷元公歷造周之子舍房內夢竟則庵中遣人報元公已坐化矣其子舍誣一男周知其為元公也命名曰元及長業進士纔弱冠以宗元名請本州文解次宰易名疇老再發一文因知前身禪僧之事自諱其名只用疇老為名字曰天錫宋咸淳中成宗元該免解到省以宗元名登進士第○庐陵王朝奉與無為院僧祖琳善一夕朝奉假寐于厅次夢見琳入室大怒遂竟適內人坐蓐未幾生一男子亟遣人詣無為請琳師則生子時分坐化矣琳左指小缺其孩亦然長命曰琳年十八領鄉薦次年登科官至知州

願生為子

常州無錫縣楊秀才年老家貧一日往金陵到王荆公祠堂心慕荆公孫富真乃禱曰今世名利無成願後身為公子孫庶可遂志是夜夢荆公差人請到祠堂曰蔡卞福祿未艾汝生彼家楊乃言曰屋中妻子家貧若一日身死必大利害之緩其死荆公曰已奏聞上帝不可改也爾可即作書報家人次日秀才即死蔡卞家寵忽生一子幼而伶俐能言嘗語父蔡卞曰我是常州無錫縣某村楊某願帶歸故居少慰妻孥卞異其事及長携之過常州無錫而至楊某家喚其妻子慰問家事甚詳至次日忽如昏醉及醒則前生之事不復記矣後果顯貴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

